

## 學術論文

# 美中新型大國關係的理論解析\*

---

##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PRC-US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楊仕樂 *Shih-Yueh Yang*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Business  
Nanhua University*

### 摘要 / Abstract

「新型大國關係」是美中雙方高層目前對雙方關係的共同意向，一邊是興起中的超級強權，一邊是衰退中的計有超級強權，美中兩國未來關係的走向，無疑是影響往後世界局勢的重要因素，美中兩國究竟能否如所聲稱地建立「新型大國關係」？還是兩國終究無法逃脫所謂「強權政治」的「悲劇宿命」，難免走向衝突？對此，本文嘗試提供國際關係理論的解析。本文主張美中「新型大國關係」其實是客觀時勢所趨，美中兩國皆是廣土眾民的超級強權，且為遼闊的海洋所阻隔，雙方也都擁有足夠的核子嚇阻能力，雙方沒有避要走向衝突。如果客觀時勢所趨的「新型大國關係」會遭遇挑戰，是受人們主觀意識的干擾，是有意無意的意識型態與主觀建構，阻止美中走向合作可以滿足特定的利益。面對美中嘗試建立「新型大國關係」，這是我們應有的認識。

---

\*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NSC 98-2410-H343-041-/NSC 99-2410-H-343-004-) 部分研究成果。

The declaration of building a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is now endorsed by both PRC and US top leaderships. The two superpowers intend to avoid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s. What is the outlook of this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Will it be successful? This article trie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both Re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In short, this article asserts that, PRC-US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is actually the reflection of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between PRC and US. Both have huge territories and reliable nuclear deterrence and are separated by vast ocean. The real challenges of building a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PRC and US are found in subjective realm. That is, the notion that PRC and US will clash, which may in fact be an ideology or an advertisement for certain interests. These two arguments should be helpful for our nation to deal with the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PRC and US.

---

**關鍵字：**美中關係、新型大國關係、現實主義、建構主義

**Keywords :** PRC-US Relationship,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Realism, Constructivism

## 壹、前言

「新型大國關係」是時為中國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在 2012 年 2 月 15 日訪問美國時所提出，主張美中兩國應該互相尊重、建立合作互惠的關係，提出之後也獲得美國歐巴馬政府的正面回應。<sup>1</sup>一邊是興起中的超級強權，一邊是衰退中的計有超級強權，美中兩國未來關係的走向，無疑是影響往後世界局勢的重要因素，美中兩國究竟能否如所聲稱地建立「新型大國關係」？還是兩國終究無法逃脫所謂「強權政治」的「悲劇宿命」，難免走向衝突？<sup>2</sup>對此，本文嘗試提供國際關係理論的解析。

本文將分為以下幾大部分進行。首先，本文主張美中「新型大國關係」其實是客觀時勢所趨，所謂強權之間難免走向衝突的想法，是出於現有瑕疵的理論。美中兩國皆是廣土眾民的超級強權，雙方也都擁有足夠的核子嚇阻能力，且為遼闊的海洋所阻隔，雙方沒有避要走向衝突。接著，本文則主張，如果客觀時勢所趨的「新型大國關係」會遭遇挑戰，是受人們主觀意識的干擾。瑕疵的理論不是客觀的學術，而是有意無意的意識型態與主觀建構，阻止美中走向合作可以滿足特定的利益。最後是結論，基於

---

<sup>1</sup> 有關「新型大國關係」的提出與回應，可參閱：David Lampton, "A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hip: Seeking a Durable Foundation for U.S.-China Ties," *Asia Policy*, No.16 (July 2013), pp.51-68; Caitlin Campbell and Craig Murray, "China Seeks a 'New Type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Staff Research Backgrounder*, (June 25, 2013),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origin.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China%20Seeks%20New%20Type%20of%20Major-Country%20Relationship%20with%20United%20States\\_Staff%20Research%20Backgrounder.pdf](http://origin.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China%20Seeks%20New%20Type%20of%20Major-Country%20Relationship%20with%20United%20States_Staff%20Research%20Backgrounder.pdf); Bonnie Glaser and Brittany Billingsley, "US-China Relations: Creating a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A Triannual E-Journal on East Asian Bilateral Relations* (September 2012),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202qus\\_china.pdf](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202qus_china.pdf)

<sup>2</sup> 當代現實主義往往又再進一步區分為攻勢的與守勢的現實主義，可參閱：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2 期(2003 年)，頁 1-21。本文在此主要是針對攻勢的現實主義，代表性的論點可見於：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以上的解析，提出我們面對美中「新型大國關係」的應有態度。

## 貳、客觀時勢

「新型大國關係」一語，隱含著與「舊」大國關係的區隔，而這所謂舊的大國關係，無非是強權之間終究走向衝突的觀點，也就是一般所通稱屬於現實主義 (Realism) 的觀點。就當今的現實主義而言，主要是所謂「新現實主義」 (Neorealism) 或說「結構現實主義」 (Structural Realism)，希望透過科學化的方式，說明強權國家為何不免走向衝突。<sup>3</sup>其推理的邏輯是環境 (這環境也就是理論上所謂的「結構」) 使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國家不必天生好鬥，也不用圖謀不軌，在國際間的無政府狀態 (anarchy) 下，國家謀生的能力也正是彼此傷害的能力，國家就算只為了生存仍得衝突，一如兩個掉到水裡的人只為了活下去，就會為了爭搶唯一一片只夠一人的浮木，而大打出手。不過，這樣的說法最多也只是不完整的，雖能適用某一些時期的某一些國家之間，但並不能適用在當今的美中之間。美中之間並不存在這樣導致衝突的生存壓力，這可以從以下三個層面來闡述。<sup>4</sup>

### 一、廣土眾民

第一個層面，就是美中雙方都是廣土眾民的大國，分別是世界上領土第三、第四大的國家，人口第一、第三多的國家。這有助於保障其生存，可以從以下幾個理由來解說。其一，數學幾何告訴我們，當正方形的面積變為原來的四倍時，邊長只變為原來的兩倍，以此類推。這在國家生存上的

---

<sup>3</sup>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sup>4</sup> 另可參閱：楊仕樂，〈未來兩岸關係發展趨勢之評估：國際體系制約的觀點〉，收錄於翁明賢等主編，《國際關係新論》(台北：五南，2013年)，頁103-110；〈馬英九總統推動兩岸政策：國際體系制約的觀點〉，收錄於吳建德等主編，《兩岸關係新論》(高雄：麗文文化，2012年)，頁33-40。

意義是，形狀相似時，面積大的國家比面積小的國家，更能相對以較多的資源防衛較短的邊境。於此，美中都是領土面積超過九百萬平方公里的大國，比起面積不到一百萬平方公里的國家，美中在其每一公里的邊境上可以分配到三倍以上的領土面積產出資源來防備。其二，較大的領土面積之內，也較容易囊括經濟活動所需的各種天然資源，自給自足而不受封鎖與圍困的威脅。於此，美中也都是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雖然仍不免在某些項目上有所缺憾，但在其廣大的領土範圍內仍比較容易透過科技的創新找到替代品。<sup>5</sup>其三，廣大的領土也提供充足的防衛縱深，在武器射程可以涵蓋的範圍內，被包圍的一方是不利的，但當空間大過武器射程可涵蓋時，被包圍的一方反而是有利的，因為可以運用處在內線較短的交通線。於此，美中領土伸展都將近五千公里，遠超過一般武器的射程所能涵蓋，相較於四周圍繞的國家，美中都處在有利的內線位置。其四，龐大的人口不僅是生產力的來源，也提供更多輪換的人力，減輕國防人力上的負擔，讓更多人能從事一般的生產活動。於此，美中美中的武裝部隊人數都不到其人口數的千分之五，相較以色列這樣的小國，其武裝部隊人數則佔其人口數的百分之二以上。<sup>6</sup>綜合以上的理由就可以發現，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下為了生存而發生衝突的壓力，是隨著領土的放大而遞減，當領土已經大到像美中一般的程度後，這種壓力就算不是完全消失也已趨近於零。其實，歷史上所有最嚴重的戰爭，都是牽涉到領土的征服，而近代以來那些發動最大規模戰爭的強權，如德國、日本，也都是領土不大的國家。相對的，美中兩國即使在其國力最強大，也沒有任何對手可制約的時代，仍都不曾進行過這樣的戰爭。<sup>7</sup>

---

<sup>5</sup> 可參閱：楊仕樂，〈釣魚臺爭議與資源開發的爭奪：守勢現實主義的觀點〉，收錄於翁明賢主編，《止戈為善：釣魚臺爭議的和平解決》（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2012年），頁104-122。

<sup>6</sup>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10*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09), pp.31, 255, 398-399.

<sup>7</sup> 當然，美中兩國的疆域條件是有差別的。比起清朝鼎盛時期的版圖，今天中國的領土已

## 二、核子嚇阻

第二個層面，則是核子嚇阻。美中兩國不僅疆域已經足以保障其生存，再加上核子嚇阻之後，更是高枕無憂。核子武器威力之強大，使之有絕對武器之稱，是無法抵擋、必定奏效的武器，強權一旦擁有可靠的核子嚇阻能力，其他國家就不可能在不被摧毀的情況下，威脅一個強權的生存。當今核子嚇阻的能力已經十分穩固，小型而機動化的飛彈可具備洲際射程，由車輛或潛艦機動裝載，游動於廣大的陸地與海洋間，根本無法在發射前予以摧毀，而其飛行速度之快、彈頭數量之多，也難以在擊中目標以前予以攔截，一國只要擁有一定數量的彈頭即可保證穿透可能的攔截，國家生存即有保障。<sup>8</sup>於此，美國的核子嚇阻能力早已遠超過所需，而逐步裁減至今日的規模；中國的核子嚇阻能力則正在擴建之中，此一擴建不僅無害，還有利於美中關係的穩定。核子嚇阻促進強權和睦相處的論點雖然普遍，但也遭到許多質疑，一方面是實證上美蘇兩國在冷戰期間的核子軍備競賽，另一方面是在邏輯上強權國家無法確定當前核子嚇阻的穩定不會被新科技所打破。只是，這兩個論點都不成立。從邏輯上看，只因為不確定性就自動以最壞狀況假定作為行動的原則，<sup>9</sup>其實是一種病態，並非對環境的正確反應，只會使國家受害。就像「杞人憂天」的成語所描繪，人

---

要小了不少，而眾多的人口也的確對淡水、可耕地、森林等資源供應構成壓力，中國的疆域並不像美國那麼優越。但這現象正好也說明了，美中之間發生衝突是如何沒有道理，奪去中國最多領土的是俄國，而中國所需的淡水、可耕地、森林等資源也是在俄國的西伯利亞才能獲得紓解，今天中國若真要奪回失土以求取更能保障生存的疆域，目標得是俄國而不會是美國。見：M. Taylor Frave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China's Rise: Assessing China's Potential for Territorial Expans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2, No.4 (2010), pp.515-518, 520.

<sup>8</sup> 這個數量大約是彈頭1,550枚，投射工具800件。可見：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 2010,"

<http://www.defense.gov/npr/docs/2010%20nuclear%20posture%20review%20report.pdf>

<sup>9</sup> David Edelstein, "Managing Uncertainty: Beliefs about Intentions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Security Studies*, Vol.12, No.1 (2002), pp.1-2; Stephen Brooks, "Duelling Realis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1, No.3 (1997), pp.447-450.

當然無法確定許多天災人禍何時會發生，但若因此就整天躲在避難所裡以求萬無一失，反將無法正常生活而自取滅亡。國家也是如此，如果只因為不確定可靠的核子嚇阻不會被打破，就不惜血本嘗試研發徒勞無功的科技，反將危害經濟發展而使國家生存至於險境。實證上冷戰的經驗正好說明了這一點，當今核子嚇阻科技的穩固始於 1970 年代，期後 1980 年代美國雖然投入鉅資研發新科技但仍是一無所獲，反而被高額的軍事開支拖垮了經濟。此後又過了二十餘年，期間儘管美國又再投入了許多經費研究，但迄今還是一無所獲。<sup>10</sup>易言之，當前美中之間穩固的核子嚇阻態勢，就算不是百分之百一定不會被打破，但在可預見的未來都可說是幾乎不會被打破的，穩定的核子嚇阻促進美中之間的和睦。<sup>11</sup>

### 三、遠海阻隔

第三個層面，則是遠海阻隔。美中不僅廣土眾民、有核子嚇阻保護，更是為遼闊的太平洋所分隔，生存的保證再加一層。俄國遭拿破崙、希特勒入侵而瀕臨滅亡的經驗說明，光是廣土眾民還是不足以確保國家的生存無虞；冷戰時代以來的戰爭案例也說明，即使在核子嚇阻之下，對手仍然可以採取有限的傳統武力攻擊，以蠶食的策略將每次攻擊的幅度都控制在不至於引起核子報復的程度內，逐步達成整個目的。<sup>12</sup>然而，一旦強權之間

---

<sup>10</sup> David Tanks,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Policy Issues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Cambridge: Institute for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2000);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10," [http://www.defense.gov/bmdr/docs/BMDR%20as%20of%2026JAN10%200630\\_for%20web.pdf](http://www.defense.gov/bmdr/docs/BMDR%20as%20of%2026JAN10%200630_for%20web.pdf); Michael Hoffman, "Schwartz: Get those AF Boots off the Ground," [http://www.airforcetimes.com/news/2010/02/airforce\\_budget\\_022610w/](http://www.airforcetimes.com/news/2010/02/airforce_budget_022610w/)

<sup>11</sup> 不諱言，即使核子嚇阻目前阻看來難以突破，但相關的研究仍不會完全停止，而維持核子嚇阻所需的開銷，也是一筆額外的負擔，但相較於核子嚇阻所帶來的安全保障，仍是利大於弊。可見：Shih-yueh Yang, "Power Transition, Balance of Power, and the Rise of China: A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bout Rising Great Powers," *The China Review*, Vol.13, No.2 (2013), pp.35-66.

<sup>12</sup> 承接上文的討論，是俄中之間才存有衝突的因子。於此，儘管俄中兩國也是廣土眾民，且

為遼闊海洋所阻隔，這些顧慮都不再存在。遠海阻隔的效果有二。其一是在任何越洋的軍事行動，都需要準備龐大的船隊與機隊等海空運輸工具，與連帶所需要一切的機場港口基礎設施、保養維護、燃料供應等等後勤支援，成本高昂。<sup>13</sup>其二是這些海空運輸工具與後勤支援，都是脆弱易毀的目標，難以疏散也難以保護。<sup>14</sup>於此，美中之間隔著全球最寬闊的海洋，其間也只有幾處中繼點可以運用，相互攻闕是難上加難。

### 參、主觀意識

既然美中「新型大國關係」其實是客觀時勢所趨，建立這樣關係所會遭遇的挑戰，就是在主觀的意識，也就是強權之間難免走向衝突的想法。這用當今流行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話語來說就是，<sup>15</sup>所謂美中就像以往的強權一樣，終將走向衝突的悲劇宿命，其實是建構出來的。<sup>16</sup>可以

---

具備核子嚇阻能力，但因為雙方陸路接壤且人口密度差距甚大，日益強大的中國有動機也有可能對俄國發動這樣的有限傳統攻擊，逐步奪回中國在清朝末年的失土，爭取所匱乏的淡水、可耕地、森林等資源。然而，即使如此也難以間接導致美中衝突。畢竟，俄國的核心領土還是在歐洲，喪失在遠東南方與中國接壤的領土，並不動搖俄國作為強權的地位。同時，核子嚇阻下的有限傳統攻擊終究得是有限的，才不會升高成核子戰爭，如果俄國在傳統戰爭中的挫敗嚴重到需要美國介入的程度，此一情勢本身就構成俄國對中國實施核子報復的理由，從而打消了中國繼續擴張勝利的可能，或是說從一開始就限制了中國所能追求勝利的程度。可參閱：Ibid.

<sup>13</sup> Pierre Bélanger and Alexander Scott Arroyo, "Logistics Islands: The Global Supply Archipelago and the Topologies of Defense," *PRISM*, Vol.3, No.4 (2012), pp.54-75.

<sup>14</sup> Barry Watts, "The Maturing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http://www.csbaonline.org/wp-content/uploads/2011/06/2011.06.02-Maturing-Revolution-In-Military-Affairs1.pdf>

<sup>15</sup> 建構主義是一個統稱，此一語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使用，首見：Nicholas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9). 有關建構主義中的差別，可參閱：莫大華，〈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內部的建橋計畫—知識論的對話與綜合〉，《復興崗學報》，第 87 期(2006 年 9 月)，頁 221-250。

<sup>16</sup>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2 (1992), pp.391-425.

這麼說，從上文的探討中可以發現，美中走向和睦有其客觀條件，但這些條件並不是普遍存在，甚至可以說在近五百年來以歐洲為基礎的主要強權國際關係中，其實不曾存在過。近五百年來，歐洲的主要強權，都是狹小又鄰近，也沒有核子嚇阻的保護，戰爭衝突成了難以避免的現象，長期沈浸在這樣的時空中，強權之間難免走向衝突的想法也就成為不假思索、理所當然被接受的觀念。久而久之，這種觀念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意識型態，儘管它是有其實證的根據，但並非放諸四海而皆準，在面對不同條件時，意識型態之所以是意識型態，就在於它頑固的堅持。

同時，這種意識型態更是以學說的外觀存在，因此其知識的內容也是由社會上的權威所決定的。<sup>17</sup>一如客觀事實上，是地球繞著太陽運轉，但中世紀的教會卻可以透過其權威，將主張這種正確知識的人處死，主導了世人所能接觸的知識。當然，今天人們的天文知識已經從教會的信條中解放了，但美中強權之間難免走向衝突這樣現實主義的觀點，雖然受到許多不同學說的挑戰而不再有獨尊的地位，<sup>18</sup>為什麼還沒有被取代呢？一場美中關係之中的知識革命為什麼沒有發生呢？「理論總是為了某人與某種目的」這一句話，<sup>19</sup>可能就道破了其中的原委。參與、執掌、講述美中關係者，一旦參與其中就可能受到其自身利益的驅使，而主張特定的觀點，並給予科學外衣的包裝。<sup>20</sup>為什麼美中難免走向衝突的觀點就是存在呢？因為有人可以從這種觀點中獲益。這不僅是曾經的知識霸權想要維持其地位，也不只是唯恐天下不亂的媒體想要炒作新聞，最主要的推手終究還是

---

<sup>17</sup> Richard Ashley, "The Poverty of Realism," 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55-300.

<sup>18</sup> Stephen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No.110 (Spring 1998), pp.29-46.

<sup>19</sup> 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04-254.

<sup>20</sup> Steve Chan, "An Odd Thing Happened on the Way to Balancing: East Asian States' Reactions to China's Ris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2, No.3 (2010), pp. 407-408.

牽涉巨大利益的所謂「軍工複合體」(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sup>21</sup>

中國方面近幾年出現的「C型包圍」之說，<sup>22</sup>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此說不僅主張傳統上美國在東亞的聯盟體系，更將美國在中亞的部屬也一併納入美國對中國的包圍圈。但從本文前半段的分析中即可知道，圍繞著中國大陸五千公里縱深的包圍，根本是對中國有利的態勢。美國是涉足中亞，但這裡距離中國主要經濟活動的東南沿海更遙遠，也不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管道，美國耗費鉅資在這偏僻荒涼的地帶維持基地清剿反美民兵，其實是自廢武功自毀長城的愚行，美國近幾年竟遭遇聯邦政府斷炊的窘境，就是鐵證。然而，美國的愚行卻被曲解成一種對中國的威脅。為什麼要這樣講述呢？理由很直接，如果中國的生存已經很有保障，何必費心於軍事現代化？美中之間一些不時引發緊張的議題，也可以看出端倪。譬如，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島礁主權糾紛就是個很好的例證，嚴格地說這些彈丸之地根本是無足輕重，<sup>23</sup>所謂海中的資源也只是想像，<sup>24</sup>為什麼還要衝突？有衝突解放軍的軍事開支才有正當性。

正所謂「鳥盡弓藏、兔死狗烹」，解放軍需要美軍，一如美軍需要解放軍。<sup>25</sup>近期以來不時引起話題的美國「空海一體戰」(AirSea Battle)概念，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種作戰構想，鼓吹美國應發展新的大型隱形轟炸機，深入中國大陸上空搜尋解放軍的機動飛彈發射車，並增建核子潛艦進入第一島鍊之內，搜尋解放軍的飛彈潛艦。這些戰法都是行不通的。美軍況且無法在伊拉克或南斯拉夫找出類似的機動目標，又如何能在中國大

<sup>21</sup> 代表性的論述，見：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1914 and 1984,”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9, No.1 (1984), pp.108-146.

<sup>22</sup> 戴旭，〈C型包圍：內憂外患下的中國突圍〉(上海：文匯出版社，2010年)。

<sup>23</sup> Robert Ross, “The Problem with the Pivot: Obama’s New Asia Policy Is Unnecessary and Counterprodu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91, No.6 (2012), pp.70-82.

<sup>24</sup> Fravel, *op. cit.*, pp.513-514.

<sup>25</sup> 楊仕樂，〈習近平訪美後的美中關係展望：中國軍事戰略角度的解析〉，《戰略安全研析》，第82期(2012年2月)，頁38-45。

陸這廣大得多的範圍內辦到？現代化的核子潛艦之安靜，掩沒在天然背景噪音之後根本是大海撈針，美國自己都找不到自己出海的飛彈潛艦，一旦解放軍擁有這樣的武器，美軍又為何能找到？<sup>26</sup>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主張這種種戰法，鼓吹進行這些其實徒勞無功的任務呢？有任務就需要資源，更多的資源投入就可滿足相關利益。<sup>27</sup>與此相聯繫的，是稍早之前十分熱門的美國亞太地區的「再平衡」(Rebalancing)之說。這樣一個其實是宣示意義大於實質意義，且對抗成分不高的政策，<sup>28</sup>為什麼還常常被解讀成是冷戰式圍堵的重現呢？<sup>29</sup>理由無非也是利益的驅使，有圍堵才有突圍，有突圍就需要資源，有資源投入才可滿足相關利益。<sup>30</sup>

#### 肆、結語

綜合上文的分析可知，美中目前表達了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共同意向，其實是美中之間客觀時勢所趨。美中兩國皆是廣土眾民的超級強權，都擁有足夠的核子嚇阻能力，且為遼闊的海洋所分阻，美中根本沒有避要走向衝突。因此，美中建立「新型大國關係」若會遭遇挑戰，就是受人們主觀意識的干擾，所謂強權之間難免走向衝突的想法，是出於現有瑕疵的理論，這樣瑕疵的理論不是客觀的學術，而是有意無意的意識型態與

<sup>26</sup> 楊仕樂，〈評判反介入/區域拒止下的『海空戰』概念〉，《問題與研究》，第51卷，第4期(2012年)，頁71-94。

<sup>27</sup> Thomas Barnett, "Big-War Thinking in a Small-War Era: The Rise of the AirSea Battle Concept," *China Security*, Vol.6 No.3 (2010), pp.3-11.

<sup>28</sup> 楊仕樂，〈美國亞太戰略調整與台灣因應作為〉，收錄於《第十三屆國家安全與軍事戰略》暨「全國戰略社群」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桃園：國防大學，2012年)，頁27-45。

<sup>29</sup> 楊仕樂，〈解析中共觀點的美國亞太「再平衡」政策〉，《國防雜誌》，第28卷，第2期(2013年)，頁19-36；〈從「中」俄聯合軍演看東亞權力競逐〉，《亞太和平月刊》，第4卷，第6期(2012年)，頁10-11；〈由第五屆非洲開發會議看日「中」外交競爭〉，《亞太和平月刊》，第5卷，第7期(2013年)，頁9-10。

<sup>30</sup> Robert Ross, "China's Naval Nationalism: Sources, Prospects, and the U.S. Respon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4, No.2 (2009), pp.75-80.

主觀建構，為的是滿足特定偏狹的利益從此，面對美中「新型大國關係」，我們應有何態度呢？一種選擇是加入主觀意念的建構；另一種選擇則是順應客觀的時勢。於此，後者會比較明智的選擇。還是如同前文「杞人憂天」的比喻，我們是可以將客觀上微小的危險建構成巨大的威脅，但是一旦如此而認真對應那微小的危險，將付出巨大的機會成本而受害。無論我們的主觀認知如何，金屬在高溫下是終究會熔解，主觀意識與客觀時勢相衝突時，客觀時勢最後終究會勝出。既然美中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是時勢所趨，我們就不該呼應一個少數偏狹利益所想像的美中新冷戰，並想作這虛構的美國對中國新圍堵體系的急先鋒。既是偏狹的特定利益，就不足以撼動全局，不足以扭轉美中合作的大方向。我們當明智地順應時勢，與美中雙方都維持良好的關係，這才是臺灣安身立命之道。